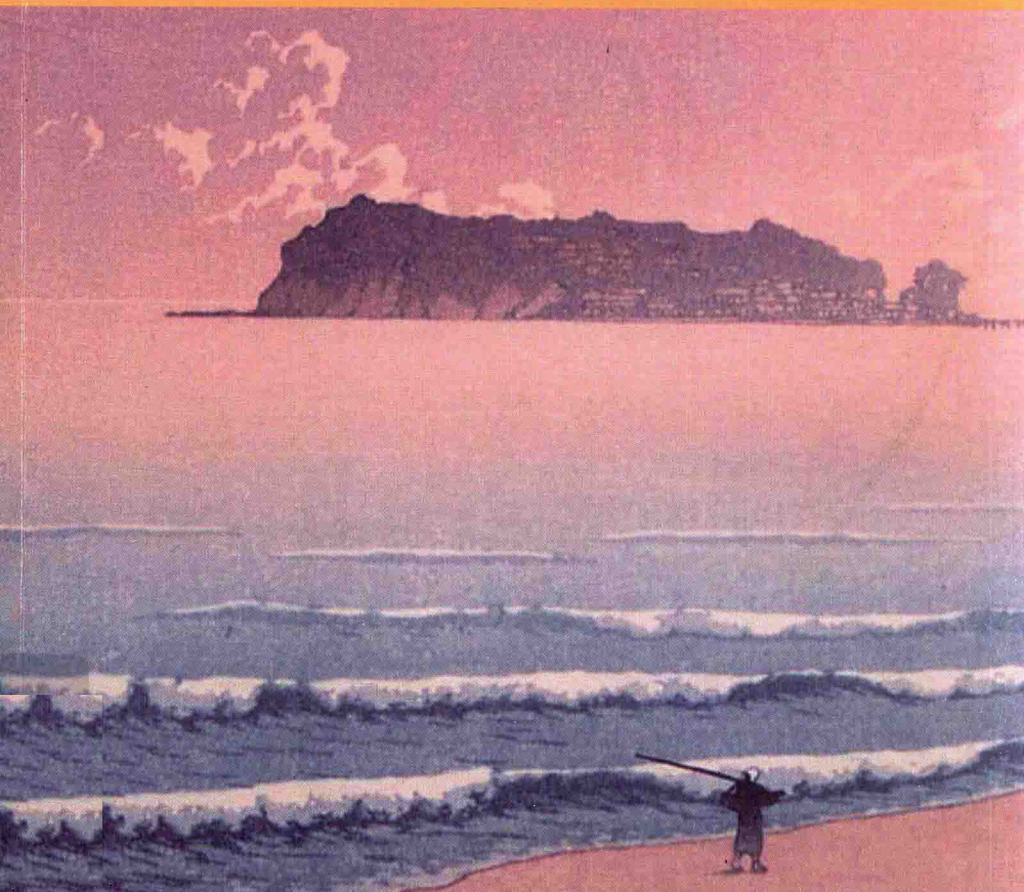


# 观浪者

钟伟岸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观浪者

钟伟岸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浪者/钟伟岸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668-2069-3

I. ①观…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3234 号

## 观浪者

GUANLANGZHE

著 者: 钟伟岸

---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潘江曼 潘雅琴  
责任编辑: 潘江曼 林冬丽  
责任校对: 王雅琪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7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定 价: 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Die Symphonie muss sein  
wie die Welt. Sie muss  
alles umfassen!**

**von Gustav Mahler**

## 目 录

|              |     |
|--------------|-----|
| 对浮光掠影的一瞥 (1) | 001 |
| 酒宴           | 007 |
| 对浮光掠影的一瞥 (2) | 014 |
| 大山里的最后一堂课    | 022 |
| 期末考试         | 030 |
| 虚空与混沌        | 037 |
| 婚宴           | 047 |
| 浪潮与海涛        | 054 |
| 实习第一天        | 060 |
|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069 |
| 人性，太人性了      | 076 |
| 我们这个时代       | 091 |
| 生命           | 099 |
| 偿债           | 112 |
| 父母儿女         | 118 |
| 我们这一代人       | 126 |
| 穹苍之下         | 134 |
| 罪之辄          | 147 |
| 舞会           | 155 |
| 魔            | 163 |
| 死亡           | 168 |

|      |     |
|------|-----|
| 净化   | 171 |
| 审判   | 177 |
| 众生   | 188 |
| 监牢   | 194 |
| 明日之后 | 201 |
| 尾声   | 213 |

## 对浮光掠影的一瞥（1）

我在黑魑魑的洞里无休无止地走着，忽然前方有个光点被我在黑暗中训练得有如鹰隼般敏锐的眼睛捕捉到，若隐若现，忽明忽暗。我摸着洞壁向那粒微不足道的光源走去。我磕磕绊绊地向前走着，仿佛每一刻钟的光阴都像人的一辈子那么漫长，最后竟累得感觉脚下坠着成百上千斤重的铁球。光源越来越大，光线越来越耀眼，我不得不用另一只手来挡住一部分强光。我不由自主地不断向前跋涉，感觉头顶上方有一股无形的强大意志催逼我不能停下脚步歇息。渐渐地，一个巨大的光球显现在我面前，在巨大的光球面前我反而变得微不足道了。我惊恐地瞥见自己身后曳着一条又长又黑的尾巴。哦，那是影子。就在我好奇地向后张望的时候，一股强大到无法抵抗的推力一下子把我吸到了光球里面。我先是听到震耳欲聋的响声，接着当我意识回转过来的时候，我竟看到无数发光的盘旋着的涡轮充斥在我四面八方的空间里。涡轮不断地旋转变幻出各种颜色，由鲜艳的玫瑰红到晶莹剔透的宝石蓝，就像有一柄铜杵搅动着巫师在童话中秘密提炼的药水。当我想伸手去探一探那些漩涡的时候却找不到自己的手了，我失去了形体，视觉却从未有过的尖锐。啊，那些漩涡原来是由无数星球组成的星云。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置身于宇宙洪荒之中。每一个星球都像被系在纺锤的一端般嗖嗖地运转。我渐渐地适应了原来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就是这无数的星球互相对应着不同的距离和重量发出的嗖嗖

的声音。有的低沉如老者细语，有的清脆如山涧溪流，有的悠扬似郊野牧歌，有的气势雄浑仿佛巨渊裂开、岩浆喷涌而出时的轰鸣……各种声音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却显得如此和谐美妙，就像一杯按照最完美比例调好的鸡尾酒，喝下这口琼浆玉液之后我甚至挣脱了自己作为没有形体的存在，身体的四肢和体内的器官，每一寸皮肉、指甲和每一根毛发都与这美妙无比的宇宙谐音融为一体。我的灵与肉、血与气在这浩渺的宇宙里飘荡，直到我拨开层层云雾，视线落到一颗被伟大的工匠抛光到纯粹无瑕的蓝宝石圆球表面。这就是那最高级灵命的居住所在——地球。我注视着这个球体，看见明暗的分界在这地球的表面缓慢地挪移。

地平线渐渐发亮，雄立在苍穹下方的电视塔缓缓地脱下披挂在身上的夜幕，直到晨曦渗入它的每一寸肌肤，透过建筑材料的反射作用而熠熠生辉。整个城市的生命都开始慢慢苏醒，先是鸟儿叽喳欢叫，再是环卫工人的扫帚在空荡的马路上沙沙作响，最后每一扇窗户里的闹钟声音此起彼伏。

年纪老迈的汽车师傅吃力地爬上驾驶室，身上还残余着昨天夜里喝完酒后的气味。他利索地关上驾驶室的门，从车门的暗格里掏出一副老花眼镜戴上，然后把报纸摊在方向盘上面，一只手托着早餐的饭盒，另一只手则飞快地舞动着筷子，两眼眯成一条缝在那些平铺直叙、平淡如饭盒中咸菜的文章上面扫视着。他趁着发车的信号还没下达要做完两件事，一是吃早餐，二是看报纸。这个习惯伴随了他四十多年，他也不晓得这个习惯的意义，事实上他看过的东西不用一个小时就已忘得精光。他活着就是为了实践这些由习惯拼接而成的生活。不多时，



一阵声响弥漫在四周。老师傅搁下手里的报纸，卷成条状放在仪表盘下面，打开窗户把一次性饭盒扔出窗外，顺便吐了一口痰，拧开塑料杯盖喝了一口茶，还嚼了嚼口里的茶叶，摘下眼镜放回破旧的盒里，斑驳的老手握在自己最熟悉的方向盘上，接着踩下油门，车子启动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线路又恢复了动力。

皮肤黝黑的工人纷纷走出工棚，光着膀子，一手拿着刷牙的水杯，另一手拿着牙刷，对着满眼的沙砾、砖头和钢筋深深地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气。雾霾使整个月的天气都沉浸在阴郁的气氛中，没有阳光，也没有笑脸。工人失望地蹲在沙堆旁边，目光呆滞地低着头刷牙。各种机器的声音在他们耳边交织，临时工棚表面的蓝色油漆像一种宿命的符号，把工人的心灵也漆成这种环保颜色。一些工人已经戴好了安全帽成群结队地走向工地。密集的支架裹在建好一半的混凝土建筑表面，像一只等待释放的怪物耸立在千篇一律的楼宇间，一遍又一遍地发出金属声的嘶鸣。

忙碌的商贩把一箱又一箱海货从码头派遣过来的面包车上卸下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塑料围裙，粗壮的手臂露在外面。当他抱起白色的泡沫箱时，由于使劲，光溜溜的脑袋顿时泛起青筋。脚上的雨鞋鞋底在和地面摩擦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泡沫箱里的水在搬运的时候不时从里面洒出来，在与瓷砖路面发生撞击的时候发出“啪、啪、啪”的声响。

青年男子失魂落魄地从网吧出来，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心事重重地在狭长阴暗的巷道里走着。巷道两壁上的各色电线凌乱地垂在人们头顶上方。老旧的路灯还没有熄灭，隐隐约约散发出黯淡的黄光。

路两旁有的地方还堆放着昨天夜里没有清理的垃圾，有的塑料袋已经被老鼠咬开了口子，里面的垃圾散落一地，还发出食物变质以后的腐臭。男子打开出租屋的防盗门，刚好一个邻居推着自行车出来。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像是打过招呼，默不作声就分道扬镳了。男子继续迈着沉重的步伐上楼，打开自家的房门。这时，他放轻了脚步，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轻吻了一下正睡在床上的女人的额头。那女子迷迷糊糊睁开两只眼睛，秀丽的睫毛像春天里舒展的兰草，她温柔地问了一句：“上班辛苦吗？”男子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女子放心地转过身又熟睡了过去。男子憔悴地看着那女子的侧脸，多么娇艳欲滴的面容啊。他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床上躺着的娇妻曾是多么瞩目的美人儿啊，而自己又曾辗转反侧了多少个日夜为之失魂落魄，多少次自卑得黯然掉泪，多少次波折和磨难愁煞黑发人。如今两人终于走到一起，与当年心仪的女神终成夫妻。他看着妻子睡衣下面微微隆起的肚子欣慰地笑了笑，然后把目光投向窗外，对面那栋楼房斑驳的水泥墙面清晰可见，而远处那高大的洋房却被笼罩在清晨的薄雾中若隐若现。男子若有所思地凝视远方，不知是沉思还是发呆，随后转身离开卧室，轻轻地关上房门，盘腿坐在客厅的电脑面前，不断地滚动着鼠标上的轮轴，眼睛在一条又一条的招聘广告上面扫视。

上班族一手挎着提包，一手拿着手机，耳机里的声音连旁人都听得见。他完全沉浸在手机屏幕上，脚却自如地在设定的路径上疾走。他步履匆匆地向地铁站走去，好像背后有无形的发条“咔嚓、咔嚓”地给他倒计时。当他进入地铁站隧道的一刹那就被西装革履的洪流淹没了。不胜其数的上班族排着队缓慢地向车门方向挪动，大幅海报上

的明星对着他们如痴如醉地傻笑而他们却懵懂地被人推着走，连欣赏一会儿的工夫都没有。他们对自己两只脚的动作似乎毫无意识，一举一动都机械地配合着整片汪洋大海般的上班大军。就在列车进站、车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人们的步伐立即变快，仿佛决了堤的洪水向着本已相当拥挤的车厢拼命地涌进去。而负责指挥的工作人员已经顾不得对讲机里发出的声音，使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人流往车厢里面推（就像人们做香肠的时候使劲地把肉往模子里面塞以确保紧致的口感）以免车门关闭不了影响后面的车子进站。上班族男子的目光缓缓地从小手机屏幕挪向四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子挤了进来。男子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扫了一眼她的大腿，她的后背随后挡住了他进一步猎奇的冲动。男子隐隐约约地感到她的臀部贴着他身体的某个部位，他偷看了几眼车门的玻璃上映出来的模样。这是一张毫无女性魅力的脸，嘴唇边仿佛还长着汗毛一样的髭须。但是，男子丝毫不介意这些，随着列车启动，车速逐渐加快，人们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移。男子敏锐地感到他和站在他前面的这名女子肌肤之间的摩擦，头脑里面开始浮想联翩，构思着下流的画面。随着列车进站，车速渐渐减缓，人们的身体又猛地向前倾斜。就这样，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市民的欲望流淌在车厢中间，但没有一个人脸红，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嘴里还自鸣得意地哼唱着耳机里面男欢女爱的歌曲，只是在走出车厢的时候伪善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和领带，然后像模像样地走进写字楼气派超然的大堂。

上了年纪的老头手上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着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猪肉，一瘸一拐地走在年久失修的路面上，嘴里哼着 20 世纪流行的曲

目。那歌喉虽然五音不全却旁若无人地唱得抑扬顿挫，而路人仿佛早已见怪不怪，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他走着走着，不小心被坑洼的路面绊了一下，歌声戛然而止，代之以夹杂着粗俗字眼的咕哝，接着又换上另一首歌曲的调子来适应心情的转变。一个年纪比他略小的黑汉子坐在临时停车场边，扯着嗓子跟老头打招呼，老头装得玩世不恭的样子回了他一句粗口。接着，老头一个劲儿地向黑汉子抱怨，各种各样只有本地人才掌握的粗话，推陈出新地变换着形式，夹杂在他们的对话当中。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是与世格格不入从而挣得别人表面上的赞同和认可，老头又不得不在讲话时加上一些诸如“我也知道国情是这样”“我也知道现实改变不了”“我也知道人不能要求过高”“我也知道做人不能走极端”的短句。结束了每日例行的对话后，老头顺着阴暗潮湿的楼梯回到那充斥着药酒和驱风油味道的房间，放下手里的猪肉，一瘸一拐地向折叠的行军床走去，扫视了一眼挂在墙上被擦洗得一尘不染的奖牌和奖杯，由市级赛跑冠军到省级赛跑冠军，一应俱全。虽然奖牌和奖杯的年代久远，但依然不减当年的光彩和色泽。在贴近天花板的柜子底下放着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匣子，匣子里放着一把手枪和几粒子弹。当年老头的妻子跟人跑路以后，他一度计划用这枪先杀了那对奸夫淫妇，再对准自个儿的脑袋打个稀巴烂。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伤痛逐渐被抚平以后，好生恶死的欲望随即占据上风而匣子上的灰尘也越积越厚了。老头仰面躺在行军床上，打开旁边的收音机，一段老掉牙的旋律充盈着整个房间，他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除了一起一伏的肚皮再也没有一丝生机。

## 酒宴

住在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要从电视塔下面经过，人们和电视塔的距离反映了每个人在这个城市的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角色。电视塔下面是一个人工填海后开辟出来的市中心广场，各种现代风格的建筑物如众星拱月般环绕在电视塔周围。每每黄昏来临的时候，电视塔的顶端要亮起一盏导航灯，而落日的余晖则通过裹在这些跨国公司、百货商店和高级写字楼外面的玻璃墙体反射出星星点点的亮光点缀在电视塔周围。

上官逆着下班的人流游荡在市中心广场的树荫下，不时刮来一阵惬意的晚风把他的思绪卷到波澜不惊的海平面上。他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半个小时，却不好意思一个人坐在酒席上傻愣愣地等别人，于是只好到中心广场周围逛逛。为了今天的宴会，上官穿上了一件素净的Polo衫，事实上这件却是平时放在衣柜里舍不得拿出来穿的名牌货，甚至还学着城市里精英阶层的派头喷了一点外国进口的古龙水。但不知是出于保守的个性还是对流俗的不屑一顾，上官的板寸头发型从小学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由于没有刘海的遮挡，上官那圆润饱满的额头仿佛吸收了天地灵气一般，远远就给人一种天赋异禀的印象，你能够从他额上那一抹光泽找到那些和政界领袖或商场巨擘似曾相识的感觉。确实，聪明人的直觉不会欺骗人，上官所站的位置和他的前程所直达的目标都足以让绝大多数的同龄人望尘莫及。不过，如同绝大

多数纵横捭阖之人的青年时代一样，愚憨的凡夫总把他当成最不起眼的雏鸟来看待。

上官坐在广场边的长条椅上看着路灯下的红男绿女在眼前闪过，脑海里却专注地从这些人的躯体轮廓构想他们的骨骼形状和肌肉分布。可能是过于专注的原因，上官整个人仿佛都和椅子上的木质材料融为一体，而路人却没有觉察到从他眼睛里迸射出的穿透力极强的目光。上官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荒谬得可笑的念头：所有人都变得像X光底片上的骷髅那样在他面前直立行走，一阵海上刮来的大风一下子就把这些骷髅吹成散落一地的骨头然后被野狗叼走。上官随即又回想起自己以前做助教的时候，一次教授由于请了病假不能来上课，就让他带着新生做人体解剖实验。做完实验后，那些被切得七零八碎的组织器官有的开始腐败，他就把尸体的一根手指投到挤满小白鼠的玻璃缸中，手指旋即就被小白鼠分食得一干二净，有一些小白鼠在啃骨头的时候还发出“吱吱”的叫声，当场就把一名女生吓晕过去。

就在这充满回忆的呆坐中，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当上官猛然惊起自己还要去赴宴，时间已经比原来预定的迟了十分钟。于是上官小跑着前往酒宴的地点——一家知名度颇高的五星级酒店。上官来到酒店以后，乘酒店外面的观光电梯直接来到酒店的中餐厅，在身着旗袍的服务员的引领下来到订好的雅间。进入雅间之前先要通过一个暗格，暗格里的灯打在一幅挂在酒红色墙面的油画上，身材苗条的女侍应缓缓地打开象牙色的镂空推拉门。上官看到一盏梅花形轮廓的水晶灯挂在天花吊顶上，水晶灯的下方放着十几朵白色和粉色玫瑰簇拥拼成的花团。人们还没有上座，但老同学聊天的乡音老远就传到上官的耳朵

里。原来他们坐在桌子对面的沙发上，沙发后面嵌着一幅用工笔技法画成的花鸟图，画的两边装饰着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壁灯。

几位正聊得兴致勃勃的女同学并没有注意到上官的出现，只有一个高中时代和上官最要好的男同学从人群里抽身出来和上官握手打招呼。男同学问起了上官的身体状况，上官回答说很好。之后又聊了一些诸如“以前的哪个老师快要退休”或者“家乡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等无关痛痒的话题。诚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人的话题越来越贫乏，但双方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是：上官仍然在校读书显然还没有社会经验。即便将来上官出来工作，他所处的社会阶层也是令人望而观止的。为了避免触及金钱、职位、福利这些敏感的话题，而又要顾及双方在学识和思维能力上的差距，老同学之间只好用一些客套话来打发时间。

两人聊了大概有五分钟左右，几个女同学才留意到上官。

“哎呀，你看我们聊天聊到天南地北去了，居然把我们的男主角给忽视了。”女同学甲从沙发上转过头来，兴奋地说。

“要不是上官你呀，我们这几个打工的哪有机会到这种地方来见世面？”一个讲话素来心直口快的肥妞说。

“哪里，哪里。”上官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但一下子又找不到辩解的说辞。

“上官，要是你的老板知道你拿这些经费到这里来吃饭，不知会怎样？”一个女生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打听上官最近的生活。

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上官被这个问题问得满头是汗，这时一个头发梳得油亮、小时候喜欢对着镜子顾影自怜的男同学从门口走进来，爽

朗而又不失幽默地说：“上官的老板自己也经常来这里消费吧。”这里说的“老板”指的就是大学里专门负责科研项目的教授。

“对，对，就是这样。”上官笨拙地回应说，然后举座皆笑。

“哎呀，真是一个书呆子。以上官这么好的条件，要是醒目一点，大概当年我们班上的校花也能追到手吧。”女同学乙说。

上官克制着自己不要流露出内心的波澜以免众人把这当作话柄向他穷追猛打。“话又说回来，静姝的请帖你们收到了没有？”刚才那个头发油亮的男同学问。

“你以为静姝只赏脸给你一个人吗？我们都收到了。真没有想到当年赢得万千宠爱的静姝竟然最早嫁人。”一名长着马脸的女同学尖着嗓子说，其实她的言下之意是静姝的条件这么好，选择面应该很广，而不用急着嫁人。

“你不知道现在都时兴奉子成婚啊。”头发油亮的男同学说。

“切，静姝不会这样的，我最了解她这个人。倒要说说你，我知道你当年追求静姝不成，现在才说这么刻薄的话在她背后中伤她。”某女同学得意扬扬地以洞察人心的口吻说，然后座中的女生不约而同地用“嘘”声表达自己的不屑。

“你怎么光说我呀。当年我们班上哪一个男生没有暗恋过静姝，写给她的情诗都可以编成集子了。你说是不是啊，小胖？”那个头发油亮的男同学一边说一边把一个正在埋头看手机的胖子拉过来。

“有没有这么夸张？”上官嘟囔着。

“上官，你还好意思说，当年我们追女孩子、去泡网吧的时候就你一个人装模作样地刻苦学习。”头发油亮的男同学又把焦点聚集在上官身上。



“上官现在整天泡在解剖室里，能不能对女生提起兴致都还要另当别论。”胖子看着手机，喃喃自语，众人立刻掀起一片哄笑。

正在老同学互相插科打诨、闹得火热之际，一阵高跟鞋的声音“嗒、嗒、嗒”由远及近地传来，雅间里立刻安静下来，接着几名女生异口同声地叫道：“静姝！”

一个跟静姝最要好的闺蜜走到她的跟前，挽着她的手说：“我的美人儿，总算把你等来了。”静姝微微欠了欠身说：“让大家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公司的主管硬要我留下来帮他处理完几份表格才肯放我走。”

众人围着静姝又聊起了刚才的话题。上官吩咐了服务员几句，然后对聊天的人们说：“我们先上座吧，马上就要上菜了。”于是，众人纷纷落座，上官刚好坐在静姝旁边，再旁边是几名七嘴八舌的女生，都还没成家就已经沾满家庭主妇的中年习气。服务生把桌子上的花撤去以后就开始上菜，每一道菜的做法都极为考究。上官还吩咐服务生拿来几瓶法国红葡萄酒，众人品尝过菜肴之后都啧啧称奇。上官坐在静姝旁边，想了老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羞红着脸用一些套话来打发时间。

酒至半酣之际，正在众人对静姝的新郎官说长道短，给她的未来婆媳关系做各种参谋之际，一个喝得微醺的女生突然冲上官冒出来一句：“上官，你从来没有心上人吗？”

上官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吓得怔了一怔，结结巴巴地说是又不是。众人见上官一副可怜又可笑的窘态，一名男生不失时机地问：“上官，当年你的学习成绩最好。你又坐在静姝前面，她没少问你功课上的问